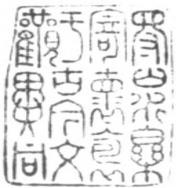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自警編九卷

宋趙善璪編皆採宋代名賢言行可以為法者釐為八類又分五十五子目原本各註所引書名今多佚脫諸刻竝同無從校補亦姑仍其舊焉



自警編目錄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好生

齊家類



孝友

教子孫

賑親族

居處

接物類

交際

君子小人

樂善

教育

厚德

報德不報怨

濟婚葬

出處類

出處

義命

恬退

處患難

休致

事君類上

忠義

公正

德望

得體

講讀

諫諍

事君類下

憂國

薦舉

用人

善處事上下使命

政事類

政事

鎮靜

信

通下情

濟人

憂民附

救荒

救弊

辯誣

獄訟

財賦

兵

制勝

拾遺

議論反覆 報應

自警言編目錄終

自警言編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學問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吾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沈為宰相如  
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  
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  
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進真宰相才也  
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  
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  
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  
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

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  
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  
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  
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  
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  
用已薨忠獻為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  
勸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趙君錫被召別韓魏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為今  
日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

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問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爲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就

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乃五代載入閣一段。即答所簡云。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凡按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藥城先生於潁昌。藥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范正平字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滎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與黃公履邢公  
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徧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  
李先生觀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為  
允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  
舉是倖僥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  
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  
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  
比首以師禮事之揚公國寶邢公恕皆以公故從  
程氏學而明道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  
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

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  
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  
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  
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當時學  
者莫能測其深淺也家傳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  
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  
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為至交寢食  
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

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柱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學林彙編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

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子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曰便是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者和靖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以如此 尹和靖語錄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曾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

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張子韶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疑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觀千一人矣。

張子韶曰。以血氣爲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爲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仰哉。

上蔡語錄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投命。不忘誠諫。以利社

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隳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悒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太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

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范文正公堯夫。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

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脩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糞十數莖。蘸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出東軒筆錄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叅政之學如捉風。乃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大傳云。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司馬溫公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

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直。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一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燕邪如

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世皆譙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

列其可悲也已

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恃慢。皆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遂磨龍涵養。更不少露圭角。便見他不凡。不知蘇子在門墻幾年。而很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爲之不說。佛肸之召。又欲其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爲迂。將之弗擾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爲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遜。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兼人。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爲高第。但恐蘇子資質勝。這藥力不得耳。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

可爲淺露者之戒

見識

李文正公昉常期主文正公旦必爲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蒙正第。問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位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延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它日名

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

哭聲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爲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畧叙一二。龍川志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冠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日問嘉祐曰。外人謂劣文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文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

未爲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祐曰  
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  
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文人  
負天下重望稍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  
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  
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  
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爲南京留守推官杜公  
一見深器之每問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  
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  
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  
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  
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  
要至爲宰相還政退居略相似焉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  
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  
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而知之衆人未知  
之前者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家塾記

寶元中王忠穆公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  
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

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驥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驥至定治事，畢瑋謂驥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驥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摠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驥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死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驥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文靖公沆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盱眙。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真宗初即位。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

及見此。此參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

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醪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

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道守之爾。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二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辭對。辯其事。則以其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伏。

祥符中。王沂公在掖垣。時瑞應香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

政。及後飛蝗旱暵。公乃亟被擢用焉。沂公言行錄。馬知節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當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神道碑。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文正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旦遠識。

非臣等所及。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歎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爲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防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

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

寶元初。趙元昊反。富文忠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

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器。

陳忠肅公。權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爲所當先。忠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  
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  
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  
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催  
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綴申政典局乞  
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  
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  
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  
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  
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

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  
行用於是人服公之遠慮而惟何鄧輩敢欺國  
上下也何執中鄧洵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  
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  
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  
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  
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  
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  
可知也聞之者徃徃其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

已而結髮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熙寧二年富弼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富公來見。坐久之。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也。張公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熙寧間。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神考方厲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

官於後殿。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後宣召，相遇於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

之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旣而搢紳間寔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躁進諛諂之士，悉辟召爲僚屬。日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

下爲已任始變更。祖宗之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綴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服。歎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升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錐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介用以小官。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於天下久矣。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其風。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所學。以致

太平。及叅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獨不以爲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傑出於世俗之表。何以及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溫公旣辭副樞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時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溫公。親聞其說。懼賢者之高論。遠識。遂將淪沒。無傳於世。乃書蜀公之傳後。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

勸老蘇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墓表辨姦畧云。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爲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

言之。三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佞。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志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大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下。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愚以蓋世之名。而濟夫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上將召用王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辯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記聞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很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魏公別錄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陞辭曰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

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安

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

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果被流竄。」遺事

王沂公在中書，得光州奏，丁謂卒，顧謂同列曰：

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由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陳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巳也於是攻之愈力遺事

嘗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舉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且之罷甚危願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談苑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

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  
鎮叛命如此誑謔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  
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 朝廷方改之  
已聞有拍斥之詞矣

狄青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獻下賊所俘  
脅皆慰遣之斂積尸爲京觀于城北尸有衣金龍  
之衣者又得金龍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  
當亟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

朝廷耶 神道碑

狄武襄公爲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  
告以當推狄梁公爲遠祖武襄愧謝曰青出田家  
少爲兵安敢祖梁公哉或勸去鬚間字則曰青雖  
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廷之下入拜  
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或云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  
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  
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  
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又云 仁宗喻青  
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  
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

蘇公頌之孫云。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爲譙縣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爲一豪婦人所給。公爲賢子。不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大人白之。祖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爲樞密副使。呂端爲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返自宰相幕次。剛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

主上召君何爲。準曰。議邊事爾。端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爲何如。曰。陛下以爲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爾。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宰相。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卮酒。美

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  
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  
徒召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柰何端  
曰以臣之愚請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  
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  
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  
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亦死其子竟納款  
請命

張忠定公詠討劉旰兵廻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  
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來  
知復是誰歟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  
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  
理矣公命悉舁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  
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

王文正公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  
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  
隍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  
嫌忌之間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  
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

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  
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為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  
器為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  
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